

風俗通義

冊全



風俗通義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風俗通序

豐城雙劍張華謂天生寶物終當合古劍古書一也白虎通與風俗通二書並行于二千年前不復見久矣余觀風西浙至無錫有耆儒李顯翁晦來訪云魯齋許文正公之門人劉平父世常來守吾邦嘗刊白虎通于學

參政恪齋嚴公題于卷首方慮未得風俗通以完二書未幾某之子元昭錄吳泮得之於館下生以歸郡博士遂抄之將併刻于學顧求箸語余曰神物終合之論信然喜而爲書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謝居仁顯卿題

上行下倣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此應
劭風俗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著述多引以爲證今罕見
全本錫學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一體書也尙缺焉三衢毛希聖挈
來橫經錫守劉平父一見以此勉之遂繡梓于學客有自錫山來者
道廣文此意徵予跋語余深嘉 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爲斯道賀
敬因其請而題于篇首云大德丁未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
果題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一本作竟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尙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

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
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
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
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
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
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
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
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
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
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
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

漢太山太守應劭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第二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暉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盧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俔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第六卷

商

角

宮

徵

羽

壎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籥

篪

簫

籟

菰

菰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賴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菱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臚

臘

祖

禊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逡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魄持其家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見神

世間多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陵

丘墟

阜培

藪澤

沉沛

湖陂

渠溝

湫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歧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慮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

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尙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粳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
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
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
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
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
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
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
季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

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
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
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
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闢大王王季皆見追
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
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
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
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毫爲商成就
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
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

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
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
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刺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
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
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
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
慕名而不綜實六鷗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
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
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家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
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
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
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
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

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二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

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笮齊
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
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
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
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實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
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
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
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
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
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驊騮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
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
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

鑿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

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筍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二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

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髻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
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
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
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
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
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
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
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
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

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欽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
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
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
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
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
步入臨蓄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
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
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
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
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寧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枝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劔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饜毒流諸夏亂延蠻

猶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又安世宗攘夷境
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二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尙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

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乎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剋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墀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己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子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祕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筮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

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尙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剋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尙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尙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卽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

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逝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尙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虛羲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

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株木
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
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
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
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
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
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
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

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二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卽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盡華棖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

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
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
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
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
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
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尙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
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
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
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
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
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駱驛
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
錢前待詔買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

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以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悛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

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慚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毼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游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

吊書曰闖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卽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

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各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祕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迷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

剋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

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城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尙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尙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

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尙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此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將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楚之事敬

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菴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剋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
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己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尙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當內崩傷外

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尙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尙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

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各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翻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翻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曼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毋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翻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

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朧焉豈不愍哉由邨人失
兄子臯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娣飯
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弊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牯雉受而不距而交答焉唯祭飯
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
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鷓鴣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
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
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
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
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

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
行術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尙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
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
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
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
絕知遜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
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終爲
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闕
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
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
躄食止壻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牀闔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倅倅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笥并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旣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酸墳前是也訖當

卽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
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
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
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
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
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
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邴暉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
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歆臨饗禮訖教曰
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
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暉
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
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
亂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

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歎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歎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歎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疊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

愛憎而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尙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疊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

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鬪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輿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己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始今

復忍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晉書列傳卷之四

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

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
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
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
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
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
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
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
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
姓塗炭之急便迺光昭舊交之門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
舉劾以爲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泯弃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
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
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第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第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

去位第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闡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尙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己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炎自取之蓋巖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降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

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尙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尙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尙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

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隳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尙幼恩情注希有與兄

既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壤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二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各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

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
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
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
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
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
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
到縣俱謁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
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
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
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旣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
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
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

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二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
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成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鬻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

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袞號爲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
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
他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
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
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
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
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
史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
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
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睿
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
遭母憂旣葬之後饋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

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醑下困鋤口非孝道也因將人
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家立祀三年
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
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
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
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
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翩欲
德我我不受也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
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
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
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
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

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己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尙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第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

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
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
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
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旣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
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
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
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斮其子
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麀猶
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太李張所
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
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

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墩墳柏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卽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邳伯嚮盛孔叔留隨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勲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勒同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宴宴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疎一也祈奚稱其讐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概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

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
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
尺以直尋况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
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
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各典君事不得自劾
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頰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
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
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
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
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
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

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眴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

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寵名賢以弭己謗於是起家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寶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尙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驪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

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

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卽日免况拜統侍中○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

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

手書密上上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數病手能細書詡案大
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俵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
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
俵年且九十足以愜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
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
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
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
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
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
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
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

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鱉蝟冷澁比如寒螿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婆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旣見譏切不蹴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鐃鐃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

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墳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墳一作堦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墳詩云天之誘民如墳如篋墳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篥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

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二年故曰

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尙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敵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

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一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

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蓄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扑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滎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篴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擗便易特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二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不僭簫樂之器竹管二孔所以和衆聲也

篴籥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篴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

篴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菝箛也言其聲音菝菝各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於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恆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釋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

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

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孫况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尙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

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尙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尙而以爲太公

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間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

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

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澧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

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懾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

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尙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尙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慚悔自絕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尙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

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尙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尙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狂堅其鑲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

入與相見爲致饋畢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尙當先請今約勅見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第亦卽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臆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

家爲尙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尙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交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携手遜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羶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各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土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

事死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旣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謹按祀典旣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也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銅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

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易師封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
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
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
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
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
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
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牆

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澆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澆水至泆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茷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古者日在比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痲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之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蓄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

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遺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尙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芃棫樸薪之禋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

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蔣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瑩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嚮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土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虵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榘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

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虵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虵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虵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尙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

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憐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

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尙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丸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

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浚道有唐居山各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銅陽有於田得麩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麩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麩反見鮑君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

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自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施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

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聳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恫悵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澌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鐻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旣察且復以今驗之

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尙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胃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孰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誠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

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
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
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
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
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虵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
諸侯修政大夫修宮士修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瘞
蠹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
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虵吏夢天殺虵曰何故當聖
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
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歛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燒盡而篋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巫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

卽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君章
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尙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
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
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
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旣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
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
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
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日發樓屋得
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驚今屍亡泝
江而上到嶧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
巖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

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隲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同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祕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

珍傲宋版印
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寶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
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
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
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虵與內虵鬪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
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臥夜半
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
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
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頤索隱窮神知化雖眚
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
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
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跋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

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各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珍傲宋版印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各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二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

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濇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熟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尙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闚天道大備嶽者埉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

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
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崕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
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
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
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
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
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
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
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
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卽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北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穀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穀西穀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尙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尙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阜長七八里維北

芒坂卽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卽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濩今漢有九州之藪楊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祈在鄆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尙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

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子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漑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繫也言因下鍾水以繫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漑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錘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溼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糞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

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余向知二書有元人大字合刻本間訪藏書家而鮮有著錄者嗣于道光初元愛日精廬購得吳門士禮居所藏祗白虎通刻單本以為得所未見而應氏書惜已佚今夏子雍明經出示近得二書元刊本假歸亟讀一過班書中十篇舊目及書中同異處足訂俗本之訛者盧氏校勘已著其善至應氏書自宋以來無完帙惟此十卷本僅存而明代叢刻訛繆滋甚其元刊本今得合璧者真絕無僅有書中自來脫誤者亦與明刻無甚大異然如卷一建共訛楚共六國條卷二收舉訛取舉袁伯服條卷三由訛諄通條猶止夏甫條卷五起家訛起姜姜肱條又相訛統州家訛皇家李統條卷七出畫字三見末作畫子孟某條按畫字是其從畫者係明人補刊所改也卷九絳天訛絳繒石賢士神條之類非得元刊無由證後來竄易之失如由猶青菁飾飭京原哲誓齊資等字古書多通假互用後人不知輒訾繆誤而臆改者皆可据是本正定之益信元刊猶存古書真面彌足寶貴矣

道光辛丑八月寒露後三日八十拙叟黃廷鑑識

又据盧氏羣書拾補云曾見此書元刊本然所錄李果序文誤作
李晦謝居仁序末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十二字中脫空
十字乙巳陽月誤作二陽月想其書漫漶不全遠遜此本矣拙叟
又識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
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錄藏之携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
復君寺丞本互加參攷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
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 黼
書